

14号门

人类之所以恐惧，是因为害怕失去。

[美] 彼得·克莱斯 著
姚向辉 译

PETER
CLINES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14号门

[美] 彼得·克莱斯 著
姚向辉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14 号门 / (美) 克莱斯 (Clines, P.) 著 ; 姚向辉译

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, 2016

(读客全球顶级畅销小说文库)

书名原文 : 14

ISBN 978-7-5399-9068-2

I . ① 1… II . ①克… ②姚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

—现代 IV 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1335 号

14 by Peter Clines

Copyright © 2012 by Peter Clines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Permuted Press c/o The Agency Group, Ltd,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中文版权 ©2016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

经授权, 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 (简体) 版权

图字 : 10-2016-077 号

书 名 14 号门

出 品 人 华 楠

著 者 (美) 彼得·克莱斯 (Clines, P.)

译 者 姚向辉

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

特约编辑 朱亦红 江培芳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 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x 1270mm 1/32

印 张 15.75

字 数 362 千

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068-2

定 价 52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0

他在奔跑。

竭尽全力奔跑。仿佛整个地狱在追杀他。仿佛他的性命全依赖于他能跑多快。

他很确定事实如此。

但事实是他必死无疑。他在手术观摩室见过太多人流血至死，明白自己肋骨间有规律喷出的液体是什么。那把匕首以近乎于外科手术的精准度完成了它的任务。

他不能只考虑自己。现在不行。有太多事情危在旦夕。他必须继续奔跑。

要是家族逮住了他，所有人都会死。

人们遇到永远改变一生的东西，凭借的往往是纯粹的运气，内特·塔克能找到这套公寓也是一样。

那是周四晚上一场他根本不想去的派对。用“派对”形容似乎言过其实，但说它是“下班小酌几轮”又有点轻描淡写。在场有五六个他认识的和十几个他应该认识的。介绍彼此认识的时候他没怎么留意，介绍完了大家也似乎没兴趣回去问清楚别人到底姓甚名谁。他们围着几张并在一起的桌子坐下，分享有些人会辩称根本没碰过的开胃小吃，喝着他们特别强调曾在更高级的餐厅喝过的贵价酒水。

没多久前内特终于意识到，在这种聚会上人们不会互相交谈，只会轮流对别人说话。他觉得谁也不会去听其他人说了什么。他只希望同事以后别再邀请他了。

之前对内特说话的男人在他记忆中是“记者，有个火辣的红发女友”。一两个月前，什么人在这种聚会上介绍他们认识。和桌边的每一个人一样，记者认为自己是电影工业的一分子，尽管就内特所知，他的工作与制作电影没有半点关系。此时此刻，记者在哀悼一场被取消的访问。访问对象是个编剧，被制片人抓去临时修改剧本了。内特心想他会不会把这种内容写进文章——对高潮一幕的愚

蠢修改，只为讨好自我意识过剩的监制。

记者的独角戏忽然中断，内特意识到对方在等待回应。他用咳嗽掩饰冷场，端起啤酒喝了一口。“真糟糕，”内特说，“你是彻底没机会了还是可以另约时间？”

记者耸耸肩，“也许吧。我这一周安排满了，他要忙着抓耳挠腮。”他也喝一口酒，“总而言之，别再聊我的事了。你怎么样？我有好久没在这种聚会见到你了。”

内特记得他在上周的准派对上还朝记者挥过手，而记者抬抬下巴向他致意，他也耸耸肩，答道：“没什么可说的。”

“你不是在写剧本吗？”

内特摇摇头，“不，我没有。我不是这块料。”

“那你都在忙什么？”

他又喝一口啤酒，“工作，找新地方住。”

记者挑起眉毛，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和我一起住的两个家伙即将各奔东西，”内特说，“一个搬回旧金山，另一个要结婚了，”他耸耸肩，“我们合住一幢屋子，可我一个人负担不起。”

“你现在住哪儿？”

“银湖。”

“有什么特别要求吗？”

内特思考片刻。除了室友之外，知道他在找房子的人都要问这个。“我觉得好莱坞附近最好，”他说，“我不需要很大的空间。我希望能找间工作室，一个月八百块左右。”

记者点点头，又喝一口酒，“我知道一个地方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对方点点头，“我刚从圣迭戈搬来的时候，一个朋友跟我提过。老房子，一零一公路附近，韩国城和洛斯菲利斯之间的灰色地区。”

内特点点头，“嗯，我知道那是哪儿。比我现在那儿离我上班的地方还近。”

记者又点点头，“我只住了几个月，但租金很便宜，而且景观不错。”

“多便宜？”

记者左右看看，说，“别告诉别人，我付的是五五零。”

内特一口啤酒险些呛住，“一个月五五零？这么点儿？”

记者点点头。

“是五百五没错吧？”

“对，而且包括所有公共事业费。”

“你骗我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搬走？”

记者笑笑，用酒杯指指火辣的红发女友。她在对面和他们隔了几个座位，正在听一个头发乌黑衣服也乌黑的女人说话。“我们决定搬到一起住，找个更宽敞的地方。再说……”

内特挑起眉毛，“再说什么？”

“那地方感觉有点不对劲。”

“那附近还是单那幢楼？”

“那幢楼。别误会，地方挺好。只是不适合我。”他掏出电话，手指划过五颜六色的屏幕，“你要是感兴趣，我好像还有那家物业公司的电话号码。”

2

这幢建筑物四四方方，由红砖砌成，用灰浆抹线，就是纽约和旧金山照片里经常出现的那种楼房。三楼的砖墙上有两方混凝土，上面蚀刻着古老的纹章图案。宽幅前门上方是消防楼梯，在大楼正面向上弯曲延伸。内特知道洛杉矶有很多这种古老的建筑物。事实上，他工作的地方就是一幢这样的楼。

大楼建在抬高的地基上，位于本已很高的斜坡顶端。有两道台阶通向前门。内特立刻想到了搬家具爬台阶的痛苦。两棵大树护在台阶旁，向底下几层公寓投去树荫。这两棵树是新种的，不如铸铁大门旁的那一棵粗壮繁茂。

一个娇小的亚洲女人站在门口内侧，胳膊底下夹着一台iPad。她朝内特挥挥手，“内特？”

他点点头，“托妮？”

“就是我。很高兴认识你。”她打开大门，和他握手。

托妮属于你说不清年龄的那种女人，十八到三十五岁之间都有可能。她的裙子露出好长一截大腿，让内特觉得她很年轻，而举止和说话声调却让内特觉得她并不年轻。

她露出微笑，领着内特爬上台阶。笑容非常灿烂。假如不是发自肺腑，那她肯定每天都要苦练。“了不起的大楼，”她说，怜爱

地拍拍门口的一根廊柱，“有一百多年历史，是附近城区最古老的建筑物之一。”

宽幅前门上方有一道混凝土门楣，用黑体雕着“卡瓦奇”三个字。内特不确定这是个单词还是个名字。“看上去就很美。”

“当时的建筑者希望它能永远屹立——是不是有这个说法？”她拉开钢铁安全门。安全门里的正门敞开着。“请进，我带你参观一下。”

小门厅完全就是从几十部黑色电影里搬出来的。一号和二号公寓位于前门左右。带有古旧栏杆的楼梯旋转通往二楼。楼梯下是两排信箱，信箱下是高高几摞黄页号码簿，看上去已经放了很久。

“别管那些，”她说，“奥斯卡，物业经理，总会把东西归拢得整整齐齐。”

“那就再好不过了。”他说。

她又对内特微微一笑，内特不由心如鹿撞。这个笑容肯定经过练习。谁也不可能一弯嘴唇亮亮牙齿就自然而然地表达那么多感情。

“咱们上去吧，”她说，看看手上的iPad，“要绕好大一圈呢。”

她领着内特爬上弯曲的楼梯，来到二楼后沿着走廊前行。走廊漆成深棕色和象牙白。他们经过一扇让内特想起旧式电话亭的玻璃窄门。托妮扭头迎上内特的视线。“电梯，”她解释道，“今天在维修，不过等你搬进来应该就修好了。不过电梯很小，家具只能走楼梯。”

“还好我的东西不多。”内特说。他望向走廊的另一侧，看见一扇标有“14”的房门和一把挂锁，但托妮已经走了过去。他扭头张望，但厚实的门框遮住了房门。

他们走向大楼后侧，托妮说，“二十二个单元。八，六，八。”他们穿过消防门，走进一片横贯建筑物两侧的宽敞空间，这里有三张沙发和两把配套的椅子，南面的墙上挂着至少四十英寸的平板大电视。“休息区向所有人开放，”她说，“可以连接游戏机、蓝光播放器及其他娱乐设备。你要是想预约某个时段做什么事情，留个条应该就行。”

休息区后侧也是后楼梯的拐角平台。后楼梯比前楼梯更实用，每隔短短几级台阶就前后改变一次方向。托妮继续爬楼梯。三楼走廊看上去和二楼一模一样。拐角平台的两边是两扇棕色房门，分别标着27和28。她取出钥匙，打开28号。

这间工作室不算大，但也足够宽敞。内特想象一个个自己头顶挨脚底地躺在硬木地板上，估计房间长宽各有二十英尺左右。长度也许比宽度稍多一点儿。天花板中央的风扇上挂着两条长索。与房门相对的砖墙几乎完全是两扇大窗，大得足够他站进去。窗户是旧式的竖框窗，窗框里藏着拉索和配重。

透过窗户，他能看见洛杉矶。小丘和地基让他站在大约五层楼的高度。窗户刚好高过隔壁建筑物的屋顶。向北望去，内特看见几个街区外就是一〇一公路。远处的山麓上是格里菲斯公园的观景台。

托妮的鞋跟嗒嗒踏过地板，“景色不错，对吧？”

“太棒了。”他凑近玻璃。左手边远处是“好莱坞”标记的高大白色字母。

托妮穿过左边打开的房门，走进厨房。厨台的白色与蓝色瓷砖拼成仿佛棋盘的方格图案。油毡地垫呼应着厨台。“公寓有冰箱和爪足浴缸，”她说，“洗衣房在地下室。屋顶有日光凉台。租约六个月起签，期满后每个月一更新。等你通过信用审核，要预交第一

和最后一个月的租金。”

他走进厨房，故作镇定，打开几个橱柜，眼睛盯着台面，以免在她的微笑下露出蠢相。“租金是多少呢？”他问，“和我谈的那位老兄说挺便宜。”

“唔，很抱歉我们刚上调过一次，”她说，“所以没以前那么便宜了。”

内特扭头看着工作室，设想他的全部家具沿着一面墙排开。

“可以理解，”他说，“那么是多少呢？”

“五六五，”她说，“包括公共事业费。”

“哪些？”

“全部。”

他冒险望向对方的笑容，“一共五百六十五美元？”

“对，”她说，“感兴趣？”

“妈的，当然，”他说，“不好意思，说粗话了。”

托妮的笑容颤抖了一瞬，他随即意识到真正的笑容刚才突破了久经练习的笑容。“别担心，”她说，“我是出了名的事情不如意就骂人比水手还凶。”

她从衣袋里取出名片和钢笔，用iPad的背面当桌板，在名片上写了几个字。“去洛克管理公司的网站，用这个密码登录，”她说，“整套申请流程都在网上办理。今晚填好，星期一我们就去查征信。下周的今天，这儿就归你了。”

“太好了，”他说，“征信应该不会查出问题。”

“很好，”她说，“下周我给你电话，还有——”她的笑容突然开始崩塌，她向后退却，但及时止住了脚步。

一只蟑螂出现在厨台上。不是内特偶尔半夜三更看见在人行道

上遛弯的那种巨型蟑螂，但也已经够大的了——有他的半个大拇指那么大。蟑螂沿着曲折的路径跑过厨台，触角左右摆动。

“真是抱歉，”托妮说，又低头看看iPad，“每两个月除虫一次，但蟑螂是灭绝不了的，你理解的吧？”

蟑螂在一束阳光下停步，抬头望向他们，正好让内特仔细端详一番。它接着钻进电源插座消失了。“那只蟑螂莫不是亮绿色的？”

托妮耸耸肩，笑容重新绽放，“也许吧？老房子嘛，总免不了有些怪事，你说呢？”

故事一

“我出生在广东顺德，是八岁入学的孩子。那时，我家里有一个小院子，院子里种着各种各样的植物，我最喜欢的是那棵老榕树。每到夏天，榕树的叶子就长得又大又绿，像一把巨大的绿伞，为我们遮挡着烈日。那时候，我最喜欢在榕树下乘凉，听大人们讲故事。那时候，我还没有上学，每天放学后，我都会在榕树下玩一会儿，然后才回家。”

“我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小伙伴在田野里捉蝴蝶、抓蚂蚱。那时候，田野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庄稼，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，蚂蚱在草丛中蹦蹦跳跳。我们总是追着它们跑，玩得可开心了。那时候，我还没有上学，每天放学后，我都会和小伙伴在田野里玩一会儿，然后才回家。”

“小时候，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小伙伴在田野里捉蝴蝶、抓蚂蚱。那时候，田野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庄稼，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，蚂蚱在草丛中蹦蹦跳跳。我们总是追着它们跑，玩得可开心了。那时候，我还没有上学，每天放学后，我都会和小伙伴在田野里玩一会儿，然后才回家。”

“小时候，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小伙伴在田野里捉蝴蝶、抓蚂蚱。那时候，田野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庄稼，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，蚂蚱在草丛中蹦蹦跳跳。我们总是追着它们跑，玩得可开心了。那时候，我还没有上学，每天放学后，我都会和小伙伴在田野里玩一会儿，然后才回家。”

“小时候，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小伙伴在田野里捉蝴蝶、抓蚂蚱。那时候，田野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庄稼，蝴蝶在花丛中飞来飞去，蚂蚱在草丛中蹦蹦跳跳。我们总是追着它们跑，玩得可开心了。那时候，我还没有上学，每天放学后，我都会和小伙伴在田野里玩一会儿，然后才回家。”

3

曼迪坐在二手电脑前，再次输入她的信息。她只能看着键盘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敲，因为她就是学不会盲打。键盘总是让她摸不着头脑。字母为什么非得散成一团乱麻，而不是按顺序排列？她从脸上撩起一簇金色卷发，卷发落回去遮住眼睛，她只好把它卡在耳后。

网上信用检查是每个月的头等大事。她的火狐浏览器（免费，谢天谢地）收藏夹里没几个网址，其中有一半是征信所。另一半是有关如何清偿账务的文章。

不出所料，她的信用评价又下滑了两个点，如今只有514了。仅仅一年，居然下滑了两百多点。现在她永远也别想买房了。或者买车。

八个月前在食品超市的休息室里，她一时心思软弱，向鲍勃——另一名收银员——坦白了她的信用困境，还有讨债公司没完没了打电话，也不肯听她解释。鲍勃说你反正买不起新房新车，所以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他的建议是不接电话。“说到头，”他说，“等你已经沉到底了，他们还能把你怎么样呢？”

可是，讨债公司的电话还是不停打来，而且说得很清楚，事情就是会闹得很大。她相信他们的话。他们这么咄咄逼人，不可能轻易放过她。他们辱骂她，拒绝听她的任何解释。所有文章都说你必

须和债主讨论支付细节，说得非常轻松，但电话上的男男女女只会威胁要通知她的父母和祖母，揭穿她欠钱不还是多么无赖。有一次她必须挂断电话，因为她被骂哭了。

她母亲养大的可不是个无赖女儿。曼迪不希望母亲认为她属于那种人。那种人是毁坏经济、害得银行破产的流氓，是认为愿意花多少就可以花多少、永远不需要还债的自由主义者。曼迪不是那种人。她只是不小心踏进泥坑而已——这是她母亲的说法：“看那边店里的迈克，他老婆死了以后他就一脚踏进了泥坑。”

关键当然是人们能自己爬出泥坑。她一直在努力，但有那么多费用要付，利息率突然变得那么高。不管她怎么做，情况就是一天天坏下去。她的泥坑成了泥潭，泥潭又变成了让她越陷越深的泥渊。

她坦白后过了一周，鲍勃“送”她一台电脑当人情。曼迪知道洛杉矶的男人送你“人情”是什么意思。她楼下有个叫薇科的邻居，帮她拾掇了一下电脑，最后说它可以上网了。曼迪很清楚那女人给电脑插了两张绿色小卡，对内存还是处理器还是什么东西做了什么事情。曼迪很担心薇科也要她还“人情”。薇科来自欧洲还是亚洲还是什么地方，那儿的人对这种事情肯定很放得开。曼迪不确定她能不能和女人做那种事情，不过六个月已经过去，薇科还没有要她还债。

曼迪不确定514算是多少分，也不清楚分数是怎么算出来的，但她知道情况非常、非常糟糕。

她盯着三个数字看了好一会儿，这才发现自己胡思乱想了十分钟。看看信用评分本来用不了几秒钟，这下却要误巴士了。

她从床上抓起衬衫和牛仔裤，觉得没时间换衣服了，就把它们塞进充当手袋的帆布购物袋。穿太阳裙上班意味着经理会色眯眯看